

全山石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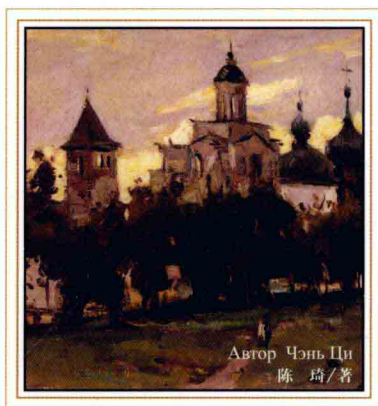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Цюань Шаньши

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苏美术文献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50-тых годов 20-ого века Китая

系列丛书

Книжная серия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ООО Север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Группа)

辽宁美术出版社
Ляонинско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苏美术文献系列丛书

策 划: 范文南

主 编: 范文南

编 委: 洪小冬 鲁 浪 王 成 彭伟哲 童迎强 申虹霓
田德宏 宋柳楠 王 申 苍小东 刘志刚 方 伟
光 辉 李 彤 严 赫 张思晗 罗 楠 关 立
林 枫 关克荣 郭 丹 肇 齐 郝 刚 薛 丽
张 帆 王振杰 邵悍孝 刘 时 王 东 高桂林
崔 巍 高 焱 吕鑫洋 李卓非 王 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山石回忆录/陈琦著. —沈阳: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9.11
(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苏美术文献系列丛书)
ISBN 978-7-5314-4259-2

I.全… II.陈… III.全山石-回忆录 IV.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785号

出 版 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美术出版社 /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发 行 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
字 数: 25千字
出版时间: 2009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刘志刚
版式设计: 刘志刚
责任编辑: 刘志刚 宋柳楠
技术编辑: 鲁 浪 徐 杰 霍 磊
责任校对: 张亚迪
ISBN 978-7-5314-4259-2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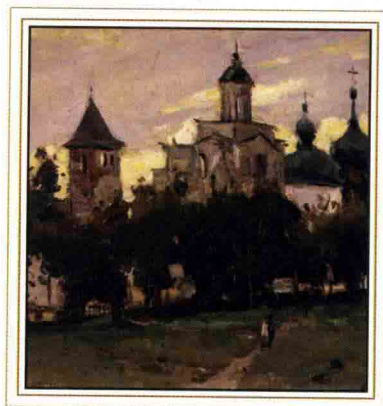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pgc.com.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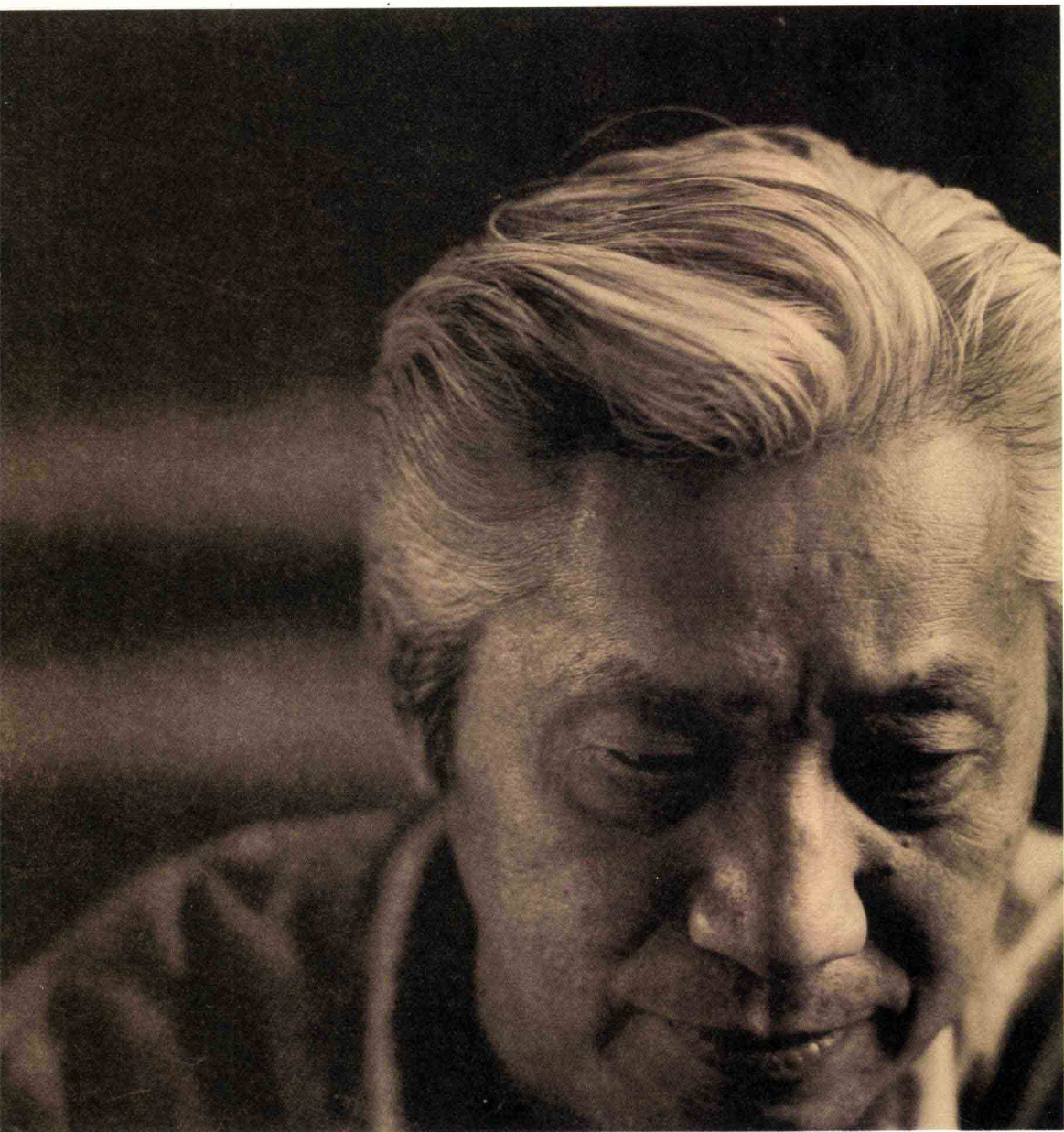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Цюань Шаньши

全山石回忆录

Автор Чэнь Ци
陈 琦/著



全山石 浙江宁波人，1930年10月出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的后裔。父亲全世均，从商，爱好绘画。兄弟五人对文艺都颇感兴趣，全山石是老四，他从小酷爱绘画和音乐，曾在宁波第一中学求学。1947年在宁波宁声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

这时候广泛接触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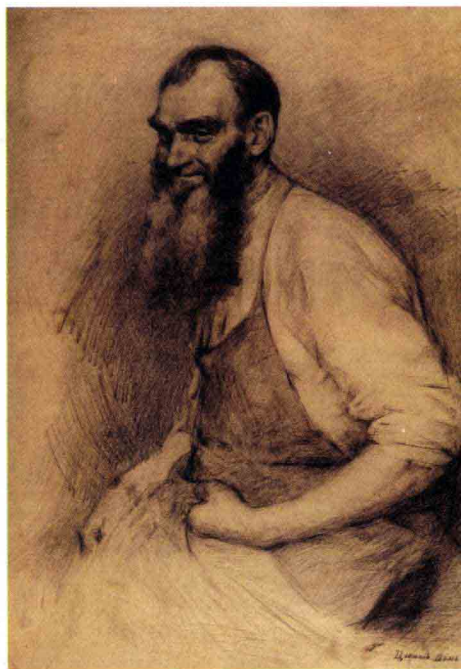
1950年春，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学院），既学西洋画，也学中国画。当时正逢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全山石由学校推荐，应试，被录取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1954年秋，去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从师梅尔尼科夫、阿历希尼科夫、乌加洛夫等教授。在苏联学习期间广泛吸收俄罗斯和欧洲的文化艺术，并利用假期到各地大小博物馆及文化遗迹参观，到乡村访问，进行艺术实践。所有这些活动对他的成长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0年深秋，全山石结束了六年的留学生活归国，回到杭州母校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从此，他一直在该院任教，曾任油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院教务长等职，并主持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培养了许多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坚持艺术创作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主要从事历史画创作，代表作有《宁死不屈》、《井冈山上》、《娄山关》等。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他曾八次去新疆，一边教学，一边深入生活，画了大量反映新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作品，代表作有《塔吉克姑娘》、《老艺人》、《维吾尔建设者》、《民乐》及《通向阿勒泰的路》等。

全山石的作品经常参加国内外画展，出版专集有《全山石油画选》、《全山石油画肖像选》、《全山石新疆写生选》、《全山石素描选》等。译著有《德加素描》、《赛洛夫与富鲁贝尔的素描》、《伊贡·席勒的艺术》及《传统油画技法》等书。

全山石现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油画家协会会长，浙江美术学院教授等。



渔夫 76cm×54.5cm 1955年



Yalta 11cm×16.5cm 1957年



Yalta 11cm×16.5cm 1957年

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美术文献系列丛书
ZHONGGUOWERSHISHIJIWUSHININDAIZHONGSOMEISHUWENXIANLIECONGSHU

全山石是这样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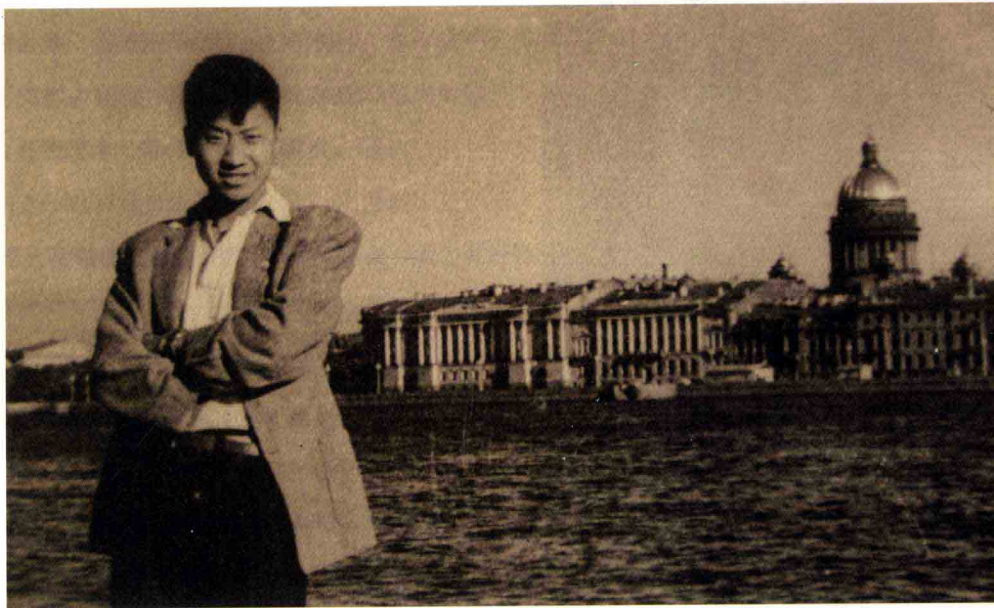
文/ 陈琦

胡适曾评价：“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梁启超则说：“若问我对古今文集最喜读哪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这部巨著名重一代，享誉史坛，而作者正是全祖望，并他在学术史的梳理和古籍校注上也成就不凡，故以其卓然史识和斐然文采兀立于清代史学大家之列，以其融思想家的睿智、史学家的深刻、文学家的才情于一体的治学特色，被誉为“班（班固）马（司马迁）之后第一人”。浙东四明山麓的风水孕育了全氏先人，而从宁波西乡走出来的全氏后代全山石，承继家学，情定艺林，以他的睿智、学养、见识、笔力和高迈境界蔚为美术教育和绘画艺术的一代名师大家而声名远扬。

在美术界，全山石的名字分厚量重，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说，他们这个群体崛起了一个美术时代，而全山石在这个值得记忆的时代中格外耀眼。关注他的艺术和经历，也就了解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方向、思想风光和精神力量。他的艺术极具创造力、思想力、感召力，无论审美理念、语言形式、技术能量，都是美术史上的重要铆点，建立了含蕴欧洲艺术传统又民族文化兴味的绘画形态和价值观。但他并不把过去“有限的成就”当勋章，为做好“基础性的小事”沉潜往复。月涌大江流，他用最契合当时和现在的方式润色了民族文化建设的一幕幕艺术大剧，品质地实现了对国家、人民、时代的艺术承担。

陈：全老师，你家祖上这般文景，读书治学，到你这一代仍秉承如此高格的家训吗？

全：少时我见父亲的案头总放着两部线装书：全祖望的《鲒



1954年 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期间

埼亭集》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爱好书画的父亲经常作画，记得有一回，他巧妙地在一块受污的白布上画上泼墨荷花挂起来当隔帘，“出淤泥而不染”，一边自我欣赏一边还念念有词。对我们来说，家庭提供了一种修养的条件，我们兄弟几个都自律自强，最后全达到像我一样的教授级别。

陈：兄弟各人学有专术，业有建树，但德性相近：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爱好文化艺术（胡琴、口琴、凤凰琴，书法、篆刻、写文章，各有一番技艺）。你读宁波中学时还兼任播音员。

全：是啊。那时我大哥申办了“宁声”广播电台，他是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后来他去了四明山，因为当时的四明山游击队和我过长江的解放大军联络不上，情急中，游击队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知道我大哥的技术比较好，就请他到四明山去，既然革命找到他，我大哥就参加了革命。其实那时被知道实情的话，我们全家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只说他去上海做生意，出差了。

老人头像 41cm×34.5cm 1957年



陈：“宁声”可是宁波第一家私营广播电台！

全：对。电台是抗战刚结束时办起的，听众很多，生意很好。我大哥走后，就由我三哥和我负责了，我就是广播员。广播的内容有新闻，譬如棉纱行情，还播广告，等等，电台是靠广告的收入来维持的。

陈：那时你们5兄弟齐着都要上学，家长可有相当的实力和负重哦！

全：我的爷爷是经营银楼的。我父亲很能干很奇特：他会做医生，还把旧房子买来自行设计改造，而后把改造的新房子卖掉，再买来旧房子改造好再卖，这样设计费、建造费都是他自己的。另外，因为我们

1961年 在北京创作历史画《英勇不屈》



全家是大家族，乡里还有田，大家轮流有租收，我们也去收租的，所以我父亲就成了工商地主。但是我们家要抚养十个子女，五个男孩都要读大学，负担还是很沉重，所以我们就都是半工半读的。我现在浙大的二哥当时在复旦大学，他就一边当助教一边又当小学校长，而我跟我三哥在上海就帮他去上课。

陈：当年你怎么会志趣当音乐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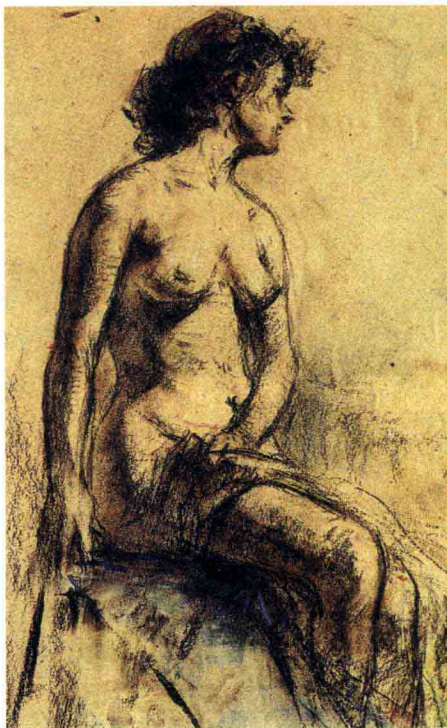
全：主要是在电台里接触了很多的文艺作品，因为要进行广播的话你自己必须先熟悉唱片。就西洋音乐系统的我都知道，戏曲也是这样，袁雪芬、梅兰芳，我会唱越剧，京剧也喜欢。但这么多形式，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方的交响音乐，所以就想考音乐学院。

陈：你们电台选播的西方音乐素材哪来的？

全：都是我的哥哥们采集编辑的。我刚去电台只有十四五岁，还不太懂，我主要是介绍，譬如要播放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英雄》的创作背景。放唱片时我得看着，等它翻过来再播，这时除了跟着听啥都不能做，那么这种感受力就慢慢培养起来了。我和哥哥们、弟弟都喜欢音乐，全家都是受我大哥的影响，很自然就喜欢上的。我两个哥哥后来是搞机械的，但他们对音乐非常熟悉。

陈：感受各种样式的文艺，激发了你的艺术潜质，启发你走上艺术的道路。中学毕业后你一心想考音乐指挥专业？

全：开始的愿望就想考指挥。因为那时我最喜欢音乐，可在电台的时候我已过了学提琴、学钢琴的年龄，但总感到音乐很刺激我，尤其是指挥。解放初期不经常有文工团的演出吗？看那合唱的指挥很是带劲，好像所有的声音都是从他手里带出来的，这时候我就很想，且很有那种感觉，想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还有我哥哥的建议，我当解放军的大哥当时在组建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我到杭州后他说这里的文工团比较好，问我要不要参加文工



女人体 25cm×17cm 1957年



1964年冬 在井冈山上深入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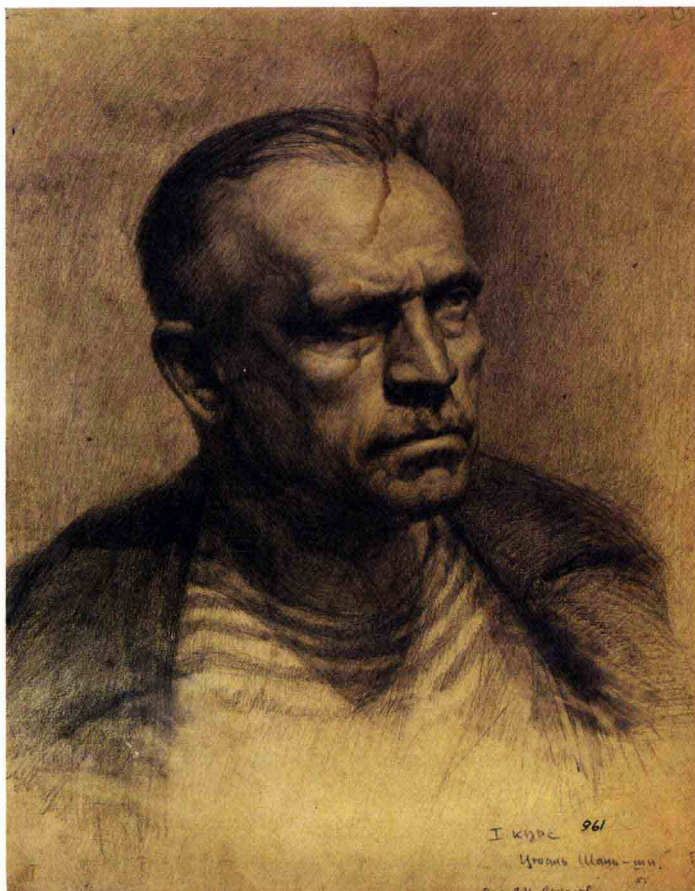
位老师怎么老看我，是我画得不好？所以说有些事是偶然的有些是必然的。

陈：这事在你是必然。你的早期教育不平常很完全，所以有更多更好的出发点。你可是个全才，好像什么都学得。

全：数学不行，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数字概念，连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但形象的、艺术的东西，我从小都很好。

陈：包括语文、历史、地理、外语都相当不错，这已经很全面了。你的优越很多是来自家庭的陶冶，当然，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你自己。是说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是很难得的，兄弟5个齐崭崭的一个优秀的阵容！

海页头像 47cm × 37cm 1954年



团？我想也好啊！文工团里指挥、各种乐器都有。然而1949年冬季的一天，我在白堤上看到敲锣打鼓的在公告国立艺专的招生信息，还展示了很多绘画作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报名应考了。没想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被录取的消息，就这样我走上了从事美术工作的道路。

陈：你是被当时的氛围感染、唤起的！当时考些什么，你都会？

全：考素描，画的是石膏像。这我以前画过，小时候我还在家里搞了个画室，还想开画展，也想当画家，中学时我已学着画人像了。当时曹思明老师是考我的，他一直站在我背后，大概觉着这小伙子画得还可以吧。但当时我还寻思，这

全：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多。

陈：当时的国立艺专是五年制，预科两年，本科三年，不分专业，统称绘画系，既学中国画也学西洋画。而你进入艺专如鱼得水，你和部分同学是跳级的，1950年入学，1953年就毕业留校任研究员了。

全：我们这一届招收了很多学生，共有6个班，学校为配合国家改制，把年龄较大的成绩较好的集中在一个班，有三十来个人，我是属年龄比较小但成绩比较好的一类，我是他们的老班长。后来就提前毕业了，我们这班留校的人最多。

陈：当时国立艺专的国画力量很强，而你学习创作的第一幅单线平涂的年画《光荣人家》就获得了浙江省年画二等奖并被印刷出版；第二幅《新中国的妇女》也由华东出版社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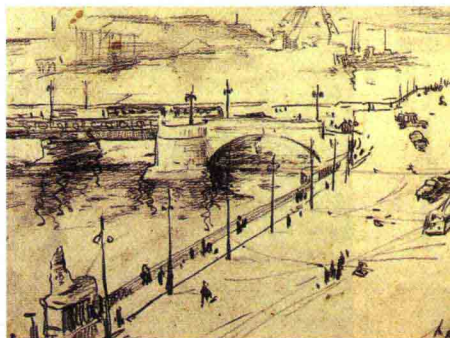
全：我们开始先学国画，到三年级（最后一年）才学油画。任课老师是颜文樑、费以复、曹思明、庄子曼、胡善余几位先生。毕业创作要经过老师们批准方可画油画，我是仅有的被批准的四个人之一。

陈：那时大家反而心仪油画？

全：油画灿烂夺目，富有表现力，很让人着迷，我觉得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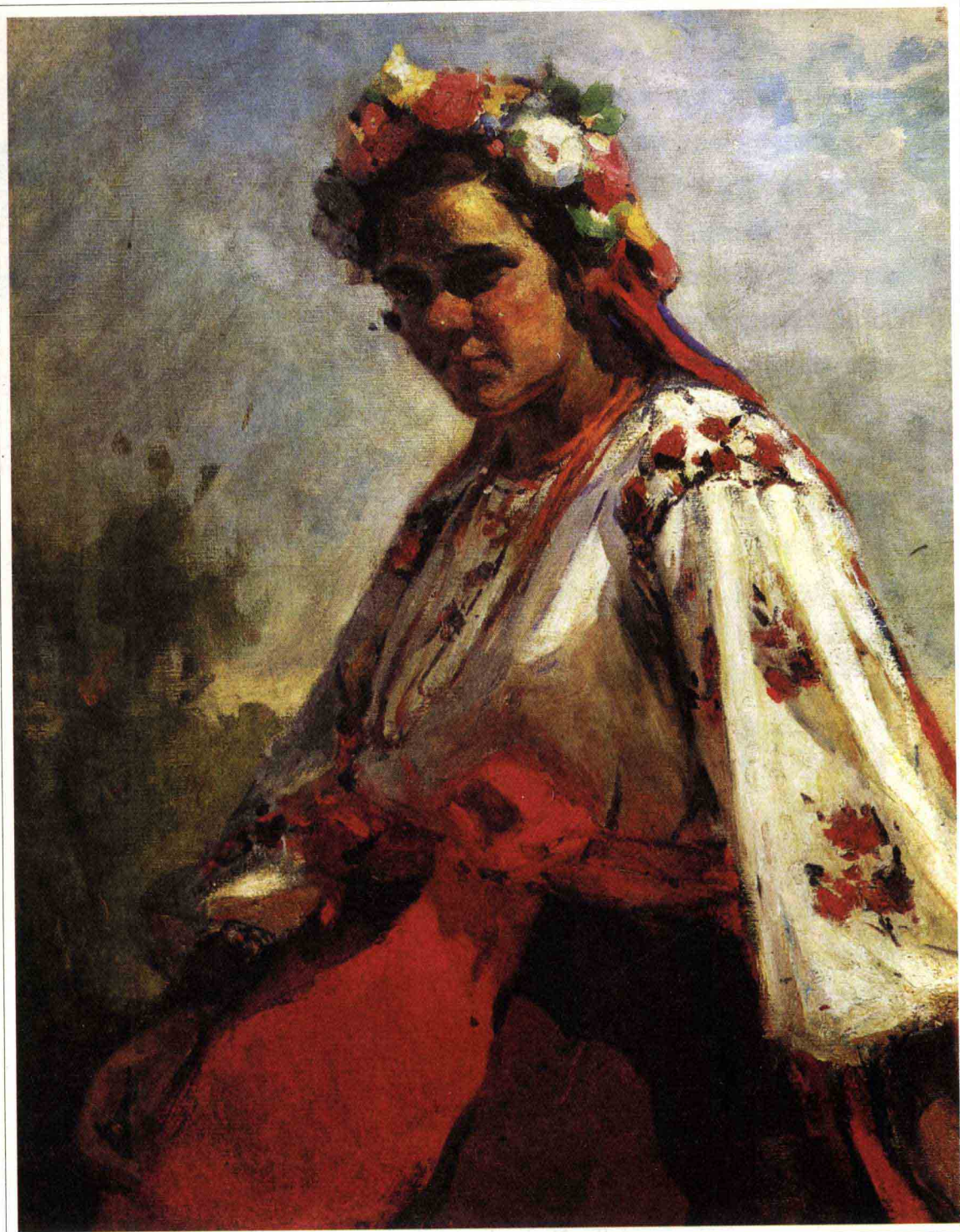
Yalta 11cm × 16.5cm 1957年



St. Petersburg 20cm × 27.5cm 1959年



1955年 在列宁格勒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美罗拉军舰前（右起金山石、罗工栖、李毅、林岗）



乌克兰姑娘 85cm × 65cm 1955年

更过瘾，但是没有体验不知怎么画。

陈：我们国家引进油画较晚，那时油画意识和技巧还是混乱薄弱的，油画教学尚缺乏系统完善的体系。要说色彩是油画的基本语言，你们当时对色彩又怎样理解呢？

全：老师教我们用的就土红、土黄、煤黑等四五种颜色。

陈：谨持中国式的“固有色”观念，实际在用油画颜料画素描。

全：基本上就是，从本色出发的观察方法，而非西方油画体系的色彩理念。

陈：相比色彩丰富的法国油画，你们就没有疑问？都这么画！

全：课堂上就这样。但我们在图书馆里阅览，都喜欢雷诺阿等印象派的。那时我们只是觉得人家画得好，我们画得不好，你看油画颜色红黄蓝白都给我们了，但我们不会用。

陈：现在来看，最初的教学指导不无偏颇、缺或。

全：那是我们油画的启蒙时期。事实上我们第一代画家到西方去学的也是当时西方最保守的一种油画，包括徐悲鸿在内，他进的工作室是最保守的学院派的工作室。而从当年的欧洲来讲，抽象运动在1910年已经很澎湃了，野兽派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印象派已经过了，后印象派也过了，已经到野兽派时期了。他们是30年代去的，早就是抽象派了。

陈：不是想要寻根吧，从古典学起？或是人家不与你对接。

全：不是的，当时的审美观念是这水平，认为这是好的。但其中也有比较符合潮流的，譬如吴大羽，他当时画的就比较新，接近抽象的。而后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土壤关系，这批人回到本土后，这种抽象的艺术大家看不懂，不能接受，也就慢慢消失了。结果是那种很古典很保守的得到了发扬。

陈：就像你说的，这是文化土壤的问题。这问题至今仍在探

乌克兰姑娘（局部）
85cm × 65cm 1955年





远眺 11cm×31cm 1955年

讨：只有老百姓看得懂的艺术才能生存！但那时还是学生的你，就觉得西方现代绘画好，很喜欢。

全：画得好。但50年代批印象派是很厉害的，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而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所以，虽然那时我们心里都很向往，但不能学！比较难，但资料还是可以看的。

陈：老师们在教学中没有做出鉴别？

全：老师很多也都写文章批判印象派。当时不就批判金冶吗！金冶就是主张印象派的。

陈：金先生是有一定认识力的，一生坚持着自己的追求。而你们学生只有顾自反思？

全：就反思自己画不好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油画的本体语言。这就跟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国人一样，以为用油画颜料画的画就是油画，对油画艺术就这样理解。

陈：这里有误导、误解，也有误读、误会。

毕业后你作为研究员被分到油画组，自此确定了油画专业方向，接近了你的理想。而更幸运的是你遇上了国家教委选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全：那是新生的共和国政治、文化建设策略的一部分，国家曾选拔了几批青年学生去苏联学习。记得那年学校里就有很多人应试，初试后经审核选拔了我和肖峰去上海交大复试文化课。考试在体育馆进行，我坐在最后，感觉就像透视的一个消失点，有那么多人，我一点信心也没有，考完就回来了。没想一个月后通知来了，让我俩到中央美院复试专业课，徐悲鸿是主考。到北京一看我又傻眼了，很多能干的、大家说来比较崇拜的同学都来参加考试。

陈：你们互相都知道？

全：我们是同届的，交流还比较多，知道他们都很强。

考试是画一张素描，因为考创作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只让我们把毕业创作寄去。

陈：你的毕业创作是《三月九日》，作品后来还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被编入美展的画集。

全：对。因为3月9号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斯大林逝世了！我恰好在钢铁厂体验生活酝酿毕业创作。“斯大林”的俄文意思是钢铁，当时苏联领袖去世在中国一样震动，我在车间里亲身体验了钢铁工人深切哀悼的感情。我决意要悼念这个日子，就以《三月九日》为题，听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的心境，创作了平生第一幅主题性油画。

但考完回来想我肯定希望不大，人家可都是强将。

陈：当时就觉得中央美院要比华东分院强势，优越。

全：当然。结果是中央美院的只录取了林岗，我们2人都考取了。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样我们作为预备生，先要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政治、外语一年。外语是俄国教员教的，每班有一个中国助教。

陈：仅用一年来强化语言，进度那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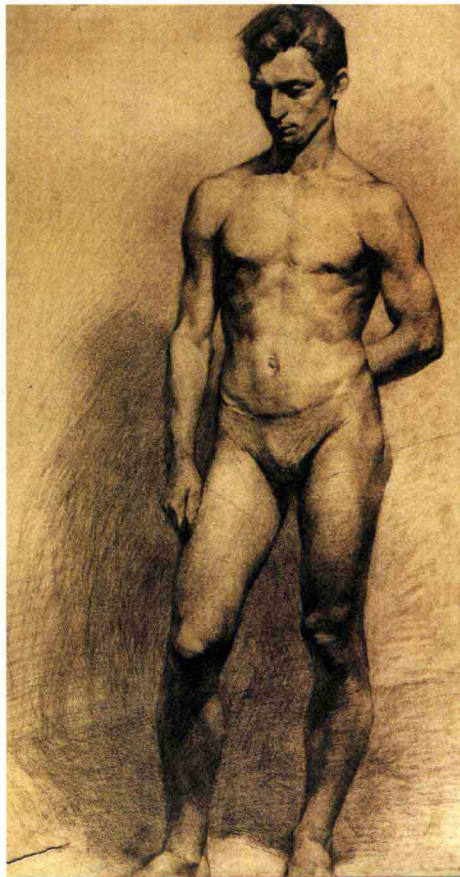
全：非常快，很多人也就被刷下淘汰了。

陈：你过关顺利，1954年7月被正式录取了。你们是国家派往苏联的第二届美术留学生。

全：对。1954年的10月，我们抵达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继而感到强烈的不适应，原因与语言不通有关。虽说我们在国内已经学了一年，考试都很好，但在这儿，上课就像听天书一样，字都听懂的，但朦朦胧胧的确切意思不知道。而我们所有的课程，包括解剖、理论、政治课都要进行课堂讨论的，就老师会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叫你发言、阐述你自己的观点。

陈：让学生参与思考并随堂交流的教学方式。

人体 80cm × 48.5cm 1957年





1956年 与列宾美院院长阿利希尼科夫
对话（右后排奚静之、钱绍武、邵大
箴）

全：完全参与，每个学生都要讲。那么我们就得准备，还要把中文的意思翻成俄文，然后把它背出来，在课堂上演讲，你想这有多难！因此中国同学当时都喜欢两个能分在一个班，相互照顾，假如整句话听不懂，那就你听半句我听半句，凑起来！但我跟他们的理念不同，我想锻炼自己，要一个人完成整句话。我的班上就我一个中国留学生，我更希望和苏联同学在一起，这对我熟悉语言帮助非常大，要是跟中国同学在一起往往会讲中文，那样实际锻炼的机会反而少了。在假期的时候，我会接受邀请到苏联同学家里去做客，跟他们一起画画，这种情形下就比较接近本土，对我语言的提高有很大促进。并且我敢大胆地讲，学语言最重要的是要讲，说错了他们都会纠正我。这样一来，我的语言当时就要比他们好一些。

陈：语言是你们进入另一种文化的首要工具和重要途径。如果听课都似懂非懂，怎么可能深入了解并掌握人家的艺术文化呢？

全：是这样，你要确切地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语言不通

就等于没了传达工具，也无法跟外界交流，所以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美术史的学习，当时的考试是非常复杂的，一门课，一年来所用图片的相关文字加起来有五六万字，老师上课就是抽出一张画（图片），要你讲出这张画是哪一年、谁画的、什么内容、什么意义等。

陈：阅读量非常大。

全：大得不得了，因为有西方美术史、俄国美术史、东方美术史、建筑史很多门课程。但他们教研室里的资料非常好，有一种图片，每一张后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就是量太多根本记不过来，而且有些我们不懂。幸好那里的资料员、一个理论系研究生

俄罗斯古城 25cm×28cm 1956年

